

(法) 劳伦斯·达科特 著

姜余 译

Laurence Darcourt



# 100% DOLTO

## 百分百 多尔多

人类一出生就存在于语言之中，其最强烈的欲望就是交流。

儿童也是一个完整的主体，一直处于语言与交流中。

Françoise Dolto

漓江出版社

(法) 劳伦斯·达科特 著

姜余 译

Laurence Darcourt

100%  
DOLTO

百分百  
多尔多

漓江出版社  
桂林

Original French Title: 100%Dolto

© 2011 Groupe Eyrolles, Paris, Fran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5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226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分百多尔多/(法)劳伦斯·达科特 著;姜余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5.11

书名原文: 100%Dolto

ISBN 978-7-5407-7431-8

I. ①百… II. ①达… ②姜… III. ①多尔多, F. (1908~1988) — 儿童心理学 — 研究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9488 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周向荣

装帧设计:居 居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4.625 字数:7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与儿童的相遇 / 9

多尔多的注视与倾听 / 9

儿童,作为完整的主体 / 14

第二章 不惜一切代价发现他的欲望 / 23

孩子:欲望的主体 / 23

欲望、身体与语言 / 25

第三章 符号功能与语言 / 31

儿童一开始就处于语言之中,处于符号功能之中 / 31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伦理学 / 37

第四章 身体的无意识形象 / 40

一个形象? / 43

身体形象是如何构成的? / 47

身体形象的三个方面 / 53

第五章 阉割与它们的“符号性生成效应” / 58

阉割 / 58

阉割的“符号性生成效应” / 61

一些条件! / 73

第六章 严重的紊乱:儿童的前精神病、孤独症和精神病 / 77

前精神病 / 78

自闭症 / 80

精神病 / 82

第七章 多尔多的斗争 / 85

具有颠覆性的多尔多? / 90

第八章 儿童的事业 / 91

教育不是一种训练 / 92

风险的时刻 / 96

第九章 青少年的事业 / 104

龙虾情结 / 104

童年的逝去 / 107

## 第十章 您谈论多尔多吗? / 111

她的语言 / 111

她的一些小短句 / 116

## 第十一章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没有说的东西 / 122

她从来没见过必须把一切都告诉孩子 / 122

“小皇帝” / 125

结论 / 129

术语表 / 132

参考文献 / 135

## 引 言

### 当多尔多出现时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于 1908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当时一个典型的巴黎中产阶级家庭。她接受的教育传统且严苛,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女子:结婚、照料家庭、生孩子。她就生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法国:一些家庭妻离子散、人不敷出,另一些则颠沛流离、无家可归。

多尔多深切地感受到战争中丧偶者的绝望、孤儿们的痛苦,她从未停止过斗争。她反对母亲的意见,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可以让女性脱离生活绝境的权利。她于 1925 年 6 月在莫里哀中学选择精神分析作为备选论文题目,并获得高中毕业证书。1929 年,在母亲的同意下,她最终继续学习护理专业,并于 1930 年获得文凭。

1932年11月,24岁的她开始了医学的学习。她感兴趣的是“儿科学”<sup>①</sup>,想成为儿科医生。与此同时,从1934年2月开始,她在勒内·拉弗格(René Laforgue)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1935到1936年,当她在布雷东诺(Bretonneau)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人们建议她到梅森-布兰奇(Maison-Blanche)精神病医院做三个月的住院实习医生。梅森-布兰奇精神病院那时候是专门为女性患者而设的精神病院。她认为在这里进行精神科的实习非常有用,于是很乐意地接受了。为了准备精神病住院医师的考试,多尔多到圣安娜医院上课。她很快地适应了,并且在梅森-布兰奇工作了三个月。实际的治疗学习过程令她沮丧万分:对她来说,这三个月就是一个幻想破灭的强烈体验和发现问题的过程。因为她一个人要照顾五百个病人,而她是唯一的住院医生:“人们满足于群体医学,而绝不愿试着把兴趣转向个体病人。没有任何心理治疗,人们只想着隔离、镇静剂、兴奋剂。”<sup>②</sup>

在成人精神病人面前的迷茫,使多尔多自然而然地转向她的道路:“我们对这些已经染病的成人无能为力,因为已经太晚了;我们必须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去预防将来会在成年期发作的不可逆转的精神症状。”<sup>③</sup>于是,两个重要概念——预防与早期治疗开始指引她,“通过倾听这些住院女病人的故

---

①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童年》(*Enfances*, Le Seuil, 1986),第53页。

② 多尔多:《通信》(*Correspondances*, 1913-1938, Hatier, 1991),第491页。

③ 多尔多:《童年》,第60页。

事,她开始感受到,当一些儿童和青少年被精神的原因所困扰的时候,有些像是轻微的噪音一样的东西就出现了”<sup>①</sup>。

多尔多停止精神病住院医师资格的备考,继续医学的学习,她在所有儿童病房中做实习医生。1936年5月,她开始在沃吉拉医院(Vaugirard)厄耶教授(Heuyer)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门诊实习,这是那个时期最受人关注的门诊部。在那里,她遇到了法国最早开始儿童精神分析的精神病学家索菲·摩根斯特恩(Sophie Morgenstern),并备受启发。这次实习,对于多尔多来说是丰富的,彻底决定了她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

她的医学论文《精神分析与儿科学》(*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于1939年7月通过答辩。第一部分包含的理论,已可见其未来理论的端倪,其理论化的方向在此也有迹可循。该理论部分以弗洛伊德的概念为依托,不过多尔多对精神分析的认识还没有渗透到医学领域中。第二部分由关于十六个儿童的观察报告组成,都是她在医院跟踪和治疗过的儿童。

在写作论文和治疗过程中,多尔多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指出了无意识在发展障碍中的位置。她在严重健康紊乱中标注出情感冲突的痕迹,建议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预防和治疗。

多尔多把论文分享给儿科医生们。而习惯把症状减缩为

---

<sup>①</sup> 同前注。

器官疾病的他们只付诸一瞥,还“善意”地提醒多尔多:“疯疯癫癫”“缺心眼”“傻乎乎”……多尔多对这些一直纠缠她的词并不以为意。所有这些词后来都被她反其意而用之,用来谈论她照顾病人的方式。这些方式是个性化的,发自内心的,当然也是独特和有效的治疗手段。

实际上,在40年代,儿童精神分析尚处于探索阶段。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因的工作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D.W.温尼科特也刚刚开始发表一些文章。

儿童始终屈服于旧式的形象:他不谙世事、不明事理、无忧无虑,因此我们也无须与他讲话。如果婴儿是一种存在的话,只是作为需要的存在。多尔多明白,治疗者、教育者和父母仅仅看到器官性障碍的地方,以及懒惰或愚蠢的地方。她明白,孩子还没有掌握话语<sup>①</sup>,于是就通过他的身体朝周围的人发出痛苦的信号。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开始逆转:没有什么仅仅是身体的、物理的或者是生理的,无意识开始在我们始料未及的地方等着被解读。

多尔多的研究转向了儿童早期的精神分析,自其理论构建之始,她就坚定地围绕着儿童是一个语言的存在这个问题:他感觉,他理解,他也聆听,虽然我们还不了解他是用怎样的方式。他需要人们跟他说话,尤其是我们跟他说“真话”。而

---

① 本书中将 *parole* 翻译作“话语”,*langage* 翻译为“语言”。“话语”是指具体的语词化的表达,“语言”是在索绪尔意义上的结构性语言,即孩子在掌握具体的话语之前,他已经沉浸在语言的世界中。本书中强调多尔多多次提及对孩子的话语是 *parole vraie*,译作“真正的话语”,有的结合上下文译为“真实的话语”。——译注

且,我们还与他“一起”说话。这种崭新的聆听打开了一个至今都被忽略的恐惧的画面:关于儿童、关于他日常的痛苦,关于每个孩子随时都会遇到的痛苦。

多尔多强调,如果在场的成人没有支持对这个小生命的考验,也没有支持他的欲望,在快乐游戏的表象之下,童年也是一个苦苦挣扎的时期,感受到最深切孤独的时期,不知所措的脆弱的时期。多尔多关注这种痛苦,去聆听、去定义,想着怎样去破译它,然后给出新的治疗途径,之后再就教育和社会提出实用性建议。

令人吃惊的是,在多尔多之前,虽然所有的成年人都曾是儿童,然而遗忘似乎就在那里埋下了根,多少代人继往开来,却从未为了孩子而改变过。“不是我走在了前面,是我们的时代落后了”,她说。用多尔多的建议与实践,会造就出令世人惊奇的先锋形象。

然而,她不多也不少地仅用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最隐秘的真理:人类的状况是痛苦的,这个冒险从出生开始。

为了发展,为了跨越最普遍和最个体化的考验——每个人在生命中总会遭受的考验,人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必须把痛苦“赋予人性”,因此必须通过言说来表达。在精神关系上的言说中,需要不是唯一的问题,身体不具有唯一的优先权。在一种具有真正感情交流的关系中,孩子不再被当作一个物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喂养的有机

体,而是一种话语的关系,把缺失、怀疑、痛苦,连同被感受和分享的快乐、愉悦都转化成话语的关系。正是这些话语激活了主体,给他动力,建构了他,让他与自己也与别人达成关系。正是这些话语,铭刻在生命之中。从出生开始,就是话语支撑人活下去……我们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们必须倾听儿童的欲望、要求,不是要去满足它们,而是往往与之相反:它们必须作为本来的样子被承认,即作为儿童尝试交流的信号。这种交流召唤了具有人类价值的回应——一种情感和语言上的回应,一旦补偿了挫折,就能够支撑甚至超越它,从而将相关的欲望升华(将其转向一个新的目标,更进一步的新的目标),可以朝着下一阶段的欲望前进。

通过多尔多,改变的并不是儿童作为儿童的位置。属于父母的孩子仍然保留着一个需要成长和教育的孩子、一个需要通过不同集体的交流被社会化和教化的孩子的身份。通过多尔多,改变的是对孩子的倾听,为了一场平等的交流,为了一个人性化的平台——反过来也是为了集体性的人性化过程中的平台。

那么作为一个具有新的身份的新生儿,儿童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多尔多式的革命正在于此。多尔多带来的革命,使我们现在拥有了一种从儿童的胚胎就开始的,关于智力、情绪和心理感情发展的、对儿童的全面理解和认识。她的革命,是通过她的坚持和这种“启迪”,使儿童成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并

让我们理解，儿童是在语言与性欲发展的交叉点上构造起来的。

当然，我们是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理解性欲的。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对自身和外界的认识，是从身体的各个性感区域的发展和演化开始的。这些区域，既是关乎需要<sup>①</sup>和欲望的、快乐的和满足的区域，也是关乎紧张、挫折和禁止的区域。因此，“性欲”的名称涉及身体的所有部分，尤其是身体的开口区域：嘴、眼睛、耳朵、皮肤以及任何可以唤起欲望和快乐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性欲都从来不会仅限于生殖区域。在精神分析中，性欲是身体中所有可能创造快乐的地方。

让我们以弗洛伊德所命名的“口欲期”为例，这是生命中以口腔作为性欲区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新生儿是通过他的嘴来发现世界的，也由此完成一个满足需要的经验——被养育，还有一种满足快乐的经验——吮吸，以及一种关系性与情感的满足的经验——他的身体与母亲的体。他也体验到饥饿的紧张感，空蚀胃部的紧张感，同时也是呼唤他人的紧张感；当母亲不回应，就产生了母亲在场的挫折；当她说不能的时候，就有一种吮吸快乐的缺失；最后，当断奶的时候，在这种形式下的所有可能的快乐都被全部禁止。

---

<sup>①</sup> 本书中将 *besoin* 翻译为“需要”，将 *désir* 翻译为“欲望”。多尔多很清楚地区分了二者，需要指生理、身体层面的需求；而欲望则与生命的精神力量与源泉联系在一起。过去的父母和养育者只重视生理层面的需要而忽视了婴儿的欲望。——译注

正是通过她对儿童的发现,通过对其存在的发现,才让我们今天能够跟随着多尔多抵达这种认识,虽然还有少许认识停留在阴影之中;也正是这些发现,才让我们与我们的孩子的汇合成为可能。

## 第一章

###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与儿童的相遇

#### 多尔多的注视与倾听

“当精神分析的目光脱离了年龄的限制而投向幼儿的身上,从那一刻起,儿童概念中的某些东西可能就发生了变化。”<sup>①</sup>

如果说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发现了人类身上运作的无意识的话,那么,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则通过倾听无意识发现了儿童。她的预防措施、理论工作和对儿童的重新认识使她成为在 20 世纪儿童概念演变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的精神分析学家。

---

<sup>①</sup> 多尔多:《儿童的事业》(*La cause des enfants*, Le Livre de Poche, 1986),第 211 页。

50年代时,在多伦多工作的儿童住院中心,很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所有的病理学都混淆在一起。作为儿科医生的多伦多,接待过患有哮喘、遗尿症、恐惧症、湿疹等疾病的儿童,接待过具有攻击性的儿童,以及其他生长停滞,或因学业失败而被指愚蠢或被当作白痴的儿童。不同于传统医学的思路,多伦多注意到了那些当时还没有受到人们重视的因素。通过倾听,她确信那些症状具有某种意义——某种非生理的意义,从未被察觉或被理解的意义。于是,她在身体、无意识和语言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在此之前人们从未考虑过这些问题。

在充分地打开了这一领域以后,多伦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儿童,并发现:

- 行为举止、生理紊乱、需求平衡都是一种语言,一种需要去解释的语言。

- 儿童与其家庭及相关的一些先在的联系密不可分。

- 通过孩子的疾病与症状,可以揭示其父母的无意识痛苦,甚至是家庭的痛苦:比如,多动是对母亲抑郁的担心,不愿专注学业是为了不超过失败的父亲。

- 可以通过症状的表达来发现父母都没有觉察到的滞留在先辈身上的死结,比如祖母的创伤,家庭的秘密。

- 孩子可能因为一些被隐瞒的事而痛苦,尤其是有关出生的问题。比如,孩子是非婚生的,而母亲因此经受了磨难;或者孩子是强奸、乱伦的产物;或者孩子是一个被领养的

儿童。

- 与父母或亲人之间的情感冲突,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重大损伤。

在传统的医学疗法还无法解决的领域,多尔多尝试用倾听来理解我们应说的话、接受她听到的信息,并且大胆说出她想说的。她在儿科的咨询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富有创新性的模式。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医生的咨询范围仅限于父母,从不涉及儿童。而多尔多则相反,她面向儿童,面向绝望中的父母,向他们提出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与孩子们一起,也跟照顾孩子的父母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并解释它们。

是谁在痛苦?以何种方式?从何时起?是什么在重复?哪些东西没有被说出来?哪里才是这种苦恼的关键?

当莱亚的父母一起来为她做咨询的时候,她只有8个月大。这个婴儿从4个月起就由于严重厌食而经常被送入医院。在交谈过程中,父母表达了由于孩子住院而不得不面临分离之苦的焦虑。母亲主动谈及了莱亚的出生。在分娩的时候,她并没有相应的失去什么的感觉。她说:“就好像莱亚还在我的肚子里一样。”在治疗中及随后的日子里,母亲身上一直没有完成的精神分离渐渐被安置下来。之前认为自己还待在子宫里的莱亚,也找到了符合自己年龄的进食模式。